

论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本质的哲学反思

雷德鹏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本质作出了生存论的现象学解释。他认为,各种现代科学都是此在(人)筹划、控制和统治存在者整体领域的生存方式;然而,正是人类的这种生存方式使人类自身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

关键词: 海德格尔;现代科学;生存论;生存危机

中图分类号: B516.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80(2005)06-0058-04

关于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本质的哲学反思,有的学者已经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较有启发性的探讨,但似乎还不够显明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生存论特质,因而未能真正切中海德格尔的本意^[1]。如所周知,海德格尔的全部哲学研究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对“存在”之意义的追问。而他对“存在”之意义的追问,又是以追问“此在”(人)的本质为契机的。他说:“要察见在[即存在——引者]之敞开的视线,必须原始地植根于作为在敞开的此处的此在之本质中。”^[2]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这一总的背景下,才能准确把握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本质的哲学反思的实质。基于这种思考,笔者提出:概括地说,海氏是从他的生存论[又被译为“存在论”,本文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之]的现象学观点出发来沉思现代科学本质的;他的核心论点就是他在他的《存在与时间》(1927)中提出的基本命题:各种现代科学是此在(人)的生存方式;其深刻意图在于阐明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人类终极关怀:现代人类普遍地狂热追求的现代科学生存方式是合理的吗?他说,科学一般地被定义为由一系列的真命题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整体,但是,“这个定义既不完全也不中肯。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存在者(人)的存在方式。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表示这种存在者。科学研究既不是这种存在者惟一可能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它最切近的可能存在方式。”^[3]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海德格尔首先将现代科学从本质上释义为此在(人)的生存方式,同时又对这种生存方式持着尖锐的批判态度。本文试图就这两个方面进行粗浅的

论述。

海德格尔指出,常见的把现代科学区别于“古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的特征有三:一是现代科学研究事实;二是现代科学是实验研究;三是现代科学是计算的和测量的研究。但是,事实上,所有这三个特征,同样也适用于“古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例如,试图通过所谓“实验科学”来描述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的区别,这种做法事实上是不充分的,因为,“实验或者通过对事物和事件的特定排列而获得关于事物状态的信息的试验,在古代和中世纪也已经是家常便饭了。”^[4]同样,古代科学也用尺度和数字来工作^[5]。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如果将现代科学仅仅描述为是事实科学、实验科学和测量科学,就远未切中事情的实质。那么,究竟如何将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相区别开来呢?决定性的事情不是在于事实、数学和实验这些因素本身,而是在于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各自“以何种方式和在何种意义上”来掌握事实,使用 and 进行计算、测量和实验,亦即在于现代人与古代人、中世纪人的生存方式上的本质差别。所以,他说,这里的实质是“现代的认识态度的基本特征”,并且,“这个基本特征必定在于根本上决定性地支配和规定着科学本身的基本运动的东西之中:这就是与物的交道方式和对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6]我们认为,海德格尔这里的所谓的“形而上学筹划”,就是“解蔽”;他将现代科

【收稿日期】 2005-02-04

【作者简介】 雷德鹏(1963-),男,广西全州人,复旦大学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西方哲学、科学哲学。

学定义为此在(人)的生存方式,其要义也正在于此。他说:“生存论概念把科学领会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从而是一种在世方式:对存在者与存在进行揭示和开展的一种在世方式。”^[7]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作为此在的生存方式——“解蔽”,其表现形式为此在对世界(存在者)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态度”。而所谓此在对世界的“理论态度”,则是指发生于此在对世界的“实践态度”的消失之际的东西。他说:“理论态度”发生的关键就在于“实践”的消失:恰恰是当人们把“实践”操劳设为实际此在的首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存在方式之时,“理论”的存在论可能性就被归因于实践的阙然,亦即归因于一种阙失。^[8]也就是说,如果操劳只是“实践地”寻视着的操作、使用以及诸如此类,只是左寻右视,则绝未达到“理论的”科学态度。只有当这种寻视达到“反顾”,达到对存在者的纯观看,在已达到的东西那里停顿下来而进行“综观”时,理论的态度才可能发生。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对世界从“实践地”寻视到理论态度,包含了如下主要环节:

首先,寻视活动处于某种“概观”的领导之下。概观是对当下用具世界以及与之相属的公众的周围世界的用具整体的“看”。但是,概观并非仅仅是事后把现成事物敛聚在一起。概观中本质的东西是对因缘整体性的原本领会。而实际操劳每次都是从这因缘整体性之内着手的。

其次,概观将上手的事物更为切近地带往此在而加以解释,这叫作“考虑”。“考虑”所特有的格式是:如果——那么。^[9]例如,如果应得制作,那么就需要某种手段、途径、环境等等。如果此在在“如果——那么”的格式中活动,操劳就必须对某种因缘联系有一种概观的领会。领会的基本格式是“作为结构”,即:“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这一格式。在领会中,于是乎,此在使带近前来的东西的存在方式在一种确定的格式中当前化;而把它带近前来的考虑则必须适合于这一当前化的格式。考虑的功能就是让某种原因(缘之结缘的那种东西)作为原因被寻视看见。至此,理论的态度便发生了。

例如,对于一把锤子,当我们说,它太重或太轻时,此时我们正处于寻视中。而当我们说,这把锤子有一种“重量”,有“重”这种“属性”,它对处在它之下的东西有“压力”,如果我们将下面的东西抽走,那么它就会跌落,此时,我们便超越了操劳的寻视,而进入“概观”和“考虑”了。当我们的眼光落在属于“物质性”存在者本身的东西上,所视见的东西不再属于作为工具的锤子,锤子作为服从重力法则的物体,锤子被看作现成的事物、不言而喻的东西,锤子的用具性变成了无所谓的,它的位置变成了一种时空“点”,也就是说,锤子本身便从此在的眼光中消失了,并且它的“周围世界”也一同消失了,也就是说,锤子连其周围世界都变成了现成性的事物,

变成了不言而喻的东西。此时,我们便完全处于理论的态度中了。

因此,此在对存在者的这种“理论态度”,证明了科学作为此在的生存方式,具有“专题化”的特点。这种专题化的活动,能使世内存在者以“对象”或“客体”的身份来照面。这样,研究者是“主体”,前来照面的存在者是“客体”。同时,专题化又进行着客观化:专题化去开放存在者,从而使存在者在“客观上”成为可询问的和可规定的^[10]。这表明,现代科学作为此在的生存方式——“解蔽”,其本质在于对世内存在者的整体实行控制和统治。具体来说,它包含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现代科学是此在(人)将存在者或现实之物对象化的根本方式

海德格尔说,现代科学根本没有超出世内存在者的整体领域,它与之打交道的东西,只是存在者本身。“各门科学千差万别。……然而,在一切科学中,当我们探索其根本的旨趣的时候,我们是和存在者本身打交道。”^[11]“科学是所有那些存在之物借以展现自身的一种方式,并且是决定性的方式。”^[12]这里的“存在者”或“存在之物”,海德格尔也称其为“现实之物”,即:“起作用者、被作用者:进入在场的产生者和被产生者。”更广义地说,则是指一切在场的东西,简称“在场”^[13]。如果从此在生存的最终成果考虑,它们就是“成功之物”,即在场者通过成功而达到了一个可靠的状态,并作为这种状态而遭遇、表现为“对象”或“客体”。从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又把现代科学叫作关于“现实之物的理论”。不过,这里的“理论”这个词并非指流俗意义上的由诸多概念和判断构成的思想体系,而是指“观察”——对现实之物进行处理、追踪和加工,一言以蔽之,“对现实之物的一种极端的干预性的加工”^[14]。可见,海德格尔提出现代科学作为“现实之物的理论”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显然是,企图以此揭示现代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如何形成的,或现实之物、存在者如何被对象化、被客体化的。“科学调节(stellen)着现实之物。它使现实之物自身在各种情况下各自展示为受作用物,即展示在被设定的原因所造成的各种可预测的结果之中的受作用物。现实之物在其对置性中被确定了。由此产生出对象的区域,科学的观察可以以它的方式来追踪这些对象。”^[15]这里的“对置性”,指显现为对象的在场者的在场性。由于它,现实之物被划分为不同的对象区域并作为对象被显现于我们,自然将自身作为一个时-空性的、以某种方式可预测的运动联系展示给人的表象。因此,海德格尔说,“对置性”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本质规定,“一旦这种对置性被放弃,那么科学的本质也就遭到了摒弃。”^[16]

(二)现代科学是此在(人)筹划、控制和统治存在者整体

“主体”和“客体”这都是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本质的批判性用语。此在(人)成为主体(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世界成为“客体”(世界图像)被他讽喻为“现代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海德格尔本人,他并不主张什么“主体”和“客体”的提法。“对海德格尔来说,[使用]此在(Dasein)[这一词语]并非意味着人类主体性的另一名称,而恰好是避免[使用]主体性自身概念的一种方式。”^[10]

的决定性方式

现代科学的“对置性”本质表明,现代科学是将“现实之物”或存在者,而不是将“存在”本身,摆置到自己面前来,使之成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或客体。对这个过程,海德格尔概称为“研究”(Forschung)。^[17]他说,“研究”又可以分为三个“基本过程”。

首先,作为数学的程式(或筹划与严格性)。海德格尔说,“程式”不单单指方法和程序,而是指对一个活动区域的开启过程。这就是说,程式是对“研究”的对象(科学活动的区域)的领会,并对这种对象的“基本轮廓”作出筹划^[18]。这里涉及到了现代科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数学因素。在通常意义上,人们将现代科学称之为“精密的自然科学”或“数学的自然科学”,无非是说,现代科学较之于古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具有特别的精密性或精确性。但海德格尔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从生存论的观点来看,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是指现代科学的一种对物的基本态度,以这种基本态度,我们才按物已经给予我们的东西以及必须和终将给予我们的东西来对待物。换言之,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是指一种对物的筹划方式,它转变了古代和中世纪所惯用的探究自然的方式,即:数学筹划取代了传统的经验抽取。“所以,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之作为典范,也就不在于它特别精确以及它对‘人人’都一样有约束力,而在于数学中成为课题的存在者是以其惟一能被揭示的方式而得到揭示的——先行筹划存在者的存在建构。^[19]在这种筹划方式下,“存在者的存在建构”被“领会”为“可计算性”。“‘可计算的’一词与某种具有测量和寻求结果的动机的思维类型相联系。这在现代科学中表达得最为强烈。‘计算’这个词也暗示着这种思维如何去达到操纵和控制的目的。^[20]科学对象由“可计算”进而“可控制和统治”,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的实质。

其次,作为说明的实验(或方法)。但被筹划的区域如何才能成为对象性的,即我们作为研究者如何才能遭遇它,与之照面呢?换言之,对象如何才能被主体摆置到面前来呢?海德格尔说,在这里必须有某种方法的东西。“但筹划和严格性唯在方法中才展开为它们所是的东西。这种方法标志着对研究来说本质性的第二个特性。^[21]只有在方法的视界内,变幻不定的对象之物才能被表象出来而得到“说明”与“探究”。这便决定了现代科学必须进行实验。而进行一项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的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而事先可以控制的。这说明,任何实验的先决条件必定是研究对象的“可计算性”。“伽利略式的自然开始变得可计算、可统治了,这就是新的理论,其特别之处在于使实验方法得以可能。^[22]而实验则更有力地表示,此在对存在者实行着控制。这正是此在的生存方式的最深刻的本质特征。

再次,作为活动的企业性质。海德格尔说,通常的“企业特点”是“一味忙碌”。我们的理解,它应包括例如产品的策划、生产和销售等等,不过最根本的是遵循商品生产规律,适应市场需求等。海德格尔说,现代科学也具有这些“企业特点”^[23]。例如,它服从于外在的目的,现代科学被它的结果

所包围,对自己的结果的必然适应成为现代科学不断进步的道路和手段;研究实体如研究院或研究所的涌现;“专业化”或专业领域的分工与联合;对研究结果的检验与传达;学者消失了,学者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所取代;研究者在会议上磋商和了解情况,受制于出版商的订货,出版商现在也一道来决定人们必须写一些什么书。如此等等。海德格尔说,只有到了这种企业活动阶段,现代科学才开始获得它自己的完满本质,因为它充分体现了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的本质特点。

(三) 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的生存论意蕴

由上述可知,按照海德格尔,现代科学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其实质就是人凭借它而对自然进行筹划、控制和统治。而现代科学的这种本质更突出地体现在它的技术本质中。“我们开始看到,技术在何种程度上并不奠基于物理学之中,相反,倒是物理学奠基于技术的本质之中。^[24]

海德格尔说,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所作出的工具的和人类学的规定,虽然也是合适的,但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因为,从本质上看,技术不仅是手段,而且是一种解蔽方式。不过,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在蛮横地向自然提出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要求。如果我们的理解是正确的话,海德格尔的意思就是,现代技术将自然视为满足此在生存需要的任意地可以掠取的、并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库”。这就是说,“它在促逼意义上摆置自然”^[25]。根据对现代技术的这种本质规定,海德格尔认为,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自然科学只是探索自然相反,自然科学的本质恰恰在于此在对自然的订造,对自然的摆置和改造,因而从根本上说,它是现代技术的。他说:“精确自然科学的表象方式把自然当作一个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追逐。现代物理学之所以是实验物理学,并不是因为它使用探究自然的装置,而是相反地:由于物理学——而且已然作为纯粹理论——摆置着自然,把自然当作一个先行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呈现出来,所以实验才被订造,也即才为着探究如此这般被摆置的自然是否和如何显露出来而被订造。^[26]

二

现在,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根据海德格尔,现代科学是此在(人)的生存方式,其实质就是“解蔽”,让存在者和存在本身敞开其自身,达到对存在者整体(自然界)的筹划、控制和统治。然而,海德格尔指出,现代科学并不是“解蔽”的惟一方式,并且正是这种蛮横的生存方式,已经把人类带到了生存危机的深渊。

首先,科学并不是自然界表明自己的惟一方式。“科学的表象永远无法改变自然的本质,因为自然的对置性从一开始就仅仅是一种自然表明自己的方式。^[27]海德格尔这里的言外之意显然就是,除科学的方式(计算方式)外,自然还有其他表明自己的方式。因此,现代科学是“解蔽”的一种方式,但不是惟一的方式。例如,自然表明自己的方式就有“沉思”的方式。这种方式既不寻求测量,也不企求控制自然事

物,而只是揭示它们的意义(Sinn),尤其重要的是,它追问存在的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样的“思”是根本性的,因为它与他对真正的哲学的看法相联系。^[28]

其次,现代科学的这种“解蔽”方式,同时又是一种“遮蔽”。换言之,在现代科学这种生存方式下,人类实际上仅与存在者打交道,而掩蔽、遗忘了自己生存的根基——存在本身。事实上,海德格尔认为,遗忘存在本身乃是西方历史中的悠久的“传统”,因为,自古代以来就如此。“倘若我们将在[即存在——引者]的问题在追问在本身的意义之下来考虑,那么每一位一同考虑的人都会看清楚,对形而上学来说,这样的在恰恰是隐蔽不见的,一直处于被遗忘状态中,这种情况是如此致命,竟至于在的遗忘这回事本身又遭遗忘,成为鲜为人知的,……^[29]现代科学却加剧了这种“遗忘症”,存在本身被“遮蔽”得更深了。因为,存在本身或“无”是一不可计量的“庞大物”,对人类来说,“始终是一种不可见的阴影”^[30]。而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先验筹划的对象必定是可计算的对象,因而不允许不可计量的存在本身进入其视野。“一切计算都是让可计数的东西在已被计数的东西中出现,……计算不让不同于可计数的东西出现。”^[31]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危机”乃是遗忘追问“存在”之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危机并不是伦理-知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它与某些方式的被遗忘有关,在这些方式当中,存在本身向追问敞开。”由于存在本身几乎被整个西方历史遗忘了,因此,“危机”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具有某种必然性。^[32]

最后,人类试图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去控制和统治自然,结果却事与愿违,人类自己反而被现代技术所控制和统治了。乍看起来,似乎是人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逼和摆置自然。而实质上,人同被摆置的自然一样,也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的摆置。因为现代人类无休止地要求去促逼自然,致使这种不断强化的促逼本身变成了现代人类的“历史命运”。对于这种情况,海德格尔称之为“座架”(Ge-stell)。他说:“‘座架’(Ge-stell)意味着对那种摆置(Stellen)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33]因此,现代科学被一种“强力意志”推动着。“现代科学既不致力于一个唯它独具的目的,亦并不寻求一个‘自在的真理’。作为一种对存在者的计算性的对象化之方式,现代科学乃是一个由意志的意志本身所设定的条件,而求意志的意志通过这个条件才保证了它的本质的统治地位。”^[34]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求意志的意志”或“强力意志”,以为自己是这个地球的主人,为自己的这种生

存方式沾沾自喜,但却是制造了“一种最后的感人的假象”:“人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还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感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而已。……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35]一句话,现代科学的这种生存方式最终导致了人类失去自己的本质,人类已经沦陷入难以自拔的生存危机的境地。我们认为,海德格尔的这种提法虽然过于悲观,但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警醒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避免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参 考 文 献】

- [1]朱耀平.现代科学的本质、基础和危机——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现象学反思[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2):35-38.
- [2][29]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4、20.
- [3][7][8][9][1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4、405、406、407、411.
- [4][5][6][12][13][14][15][16][25][26][27][33][35]海德格尔选集(下)[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48、849、849、955、959、965、966、967、933、939、971、938、945.
- [10]Richard E·Palmer. An Introduction to Husserl's Marginal Remarks in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collected in Edmund Husserl: Psychological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nfrontation with Heidegger (1927 - 1931),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homas Sheehan and Richard E·Palmer, London, 1997. 433.
- [11]海德格尔选集(上)[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36.
- [17][18][21][23][30]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74、74、76、80、92.
- [20][28][32]R·Philip Buckley. Husserl, Heidegger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ical Responsibility, London, 1992. 235、235、194.
- [22][24]引自F·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三天讨论班纪要[J].哲学译丛,2001(3):54、54.
- [31][34]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60、354.

(责任编辑 董 华)